



宋槧太平御覽



403
94



13
403
94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

文部十七

著書上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日經賢者著述日傳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漢書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山田君購以贈
所購以贈



且受詔日食時上

又曰陸賈在高祖前時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
得之賈曰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
用久長之術也帝乃令賈著古今成敗之書名曰新語每
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書曲臺后蒼之書
禮射之書

又曰王莽傳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
蔡之辜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唯宇遭罪喟然憤發
作書八篇誠于宇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請令天
下吏能誦公誠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者言
用之得選舉也
後漢書曰梁竦以經書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
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

竊位素食者慙

又曰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後漢書列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
覽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
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晉書曰干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
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亡母乃生理婢於墓中寶兄
弟年少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
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
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

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缺事事各異

又曰孫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相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其子遽拜謝曰請刪定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泰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

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又曰王長文字德劼廣漢郡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鬻胡餅刺史知其不出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唯相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又曰王隱字處叔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與嫉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无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關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雜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宋書曰王淮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博聞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並記江左舊事緘之有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又曰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遠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表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

之无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以四部衆書盈溢机閣自劉歆七略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此相如封禪焉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書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即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遇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爲之合藥

又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歎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條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

沉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欲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後周書曰齊王憲嘗以古今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列定爲五篇表陳高祖覽而稱善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吳人初瓊父雲公奉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

三國典略曰齊主如晉陽尚書右僕射祖瑋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群言區分義別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細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爲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脩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斯書謹罄庸短登卽篇次放天地之數爲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脩文殿御覽今

繕寫已畢并日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齊主命付史閣初齊武成令宋士素錄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爲御覽置於齊主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徧略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第書以士素所撰之名稱爲玄洲苑御覽後改爲聖壽堂御覽至是瑋等又改爲脩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子姪少年須誠厲遂著枕中篇以訓之

隋書曰杜臺卿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龔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

國朝傳記曰虞世南之爲祕書也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益行於代

唐書曰太宗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祕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所編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賜物一千段

又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君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又曰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並坐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賢賢甚重之嘗撰續俳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爲笑樂及賢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遷善俳諧鄙說是導之以邪也遂徙于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令麟臺監張昌宗與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

給事中徐彥伯水部郎中員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舊書外更加佛教道教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功上親製名曰三教珠英彥伯已下改官加級賜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後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入禁中令撰玄鑿百卷青宮要紀少陽政範各三十卷孝子傳及列女傳維城典訓鳳樓新誠各二十卷古今內範百卷樂書要錄十卷百寮新誠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軌二卷兆人本業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並藏於祕閣又曰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齊名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一十卷表上之遷左右史

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

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始可也

又曰大曆中刑部尚書顏真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乃纂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祕閣及集賢書院貯之

又曰馮伉爲醴泉縣令患百姓多猾爲著論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壹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又曰貞元十三年韓譚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于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年爲立傳又曰路隋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錄

復命兼充史職

又曰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平章事賈耽進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十卷圖廣三丈率以寸折成百里權德輿作序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時穆宗荒恣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情慮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

又曰唐次貶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羅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以吾爲昏主何自論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

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
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之朕思古書中多有
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學以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
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
又曰鄭廼誨方雅好古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
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
又曰裴滢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
選成三十卷曰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一卷上之當時文
士非素與滢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薄之
又曰柳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
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它人雖生可
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
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

爭指矣又數其大者五條詞多不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書下

著書下

幼屬文

呂氏春秋曰呂不韋為秦相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
二記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
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
損說者以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
德為准的以無為為紀綱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
與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
養精氣貴無名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吏積年乃知其真人
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彊使著書作

道德上下經二卷

鵝冠子或曰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鵝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師事之
西京雜記曰淮南王著鴻列二十一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有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劉子駿漢言百卷首尾無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卷數先父傳之劉歆欲撰書編錄漢事類未得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前後無事類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之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異
又曰楊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雄傳贊曰雄好古而樂道其志欲窮文辭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於是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

相譚新論曰楊子雲才智聞達卓絕於衆漢興已來未有比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爲廣大餘皆藜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歎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

又曰盧牛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子書正恐言遠旨

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云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瓦石木桮比門所饒金觴玉爵萬家無一也又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滅絕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蕩盡困於無力不能更得故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洪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余答曰詠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擿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又曰稽君道問二陸優劣庖朴子曰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鈍利方之它人若江漢之與潢潦陸子卜篇誠爲快書者其辭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潛筆腐毫不可益也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嘗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

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謂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穎容春秋例曰著述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卽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正義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論衡曰畫工好畫上世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楊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爲金匱也

又曰淮南呂覽文不無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貴也人有難充書者繁重云不在多以爲龍少魚衆少者爲神充答

日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分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爲賢也充仕數不遇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人爲治中才小任大職在刺劾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三年罷州還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逾邁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論衡造於永平未定於建初之年耳

新論曰余爲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閒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弃耶

風俗通應邵撰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

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嘗以八月遣輜軒使采異代方言載之祕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陶翁孺才有梗槩與揚雄續注二十七年凡九千字猶不如尔雅之宏麗張竦云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余不才敢比隆於斯人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又曰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沉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又曰或問余曰子何不詢之存識共著此書何爲區區自慙如此予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緻密羹藜啜

糗者不足論大年之滋味故服絺絰之涼者不知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悽愴予之術業豈賓客之能闕斯蓋以莛撞鐘以蠡測海也予常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爲賓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令賓客闕之也又曰栢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元經談此多誤動形色或云栢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楊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聞太元經也皆由不學使之然矣

隋大業拾遺曰大業之初勅內史舍人賈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脩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宣勅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

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事可乎然於著術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勅追祕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摠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呈世基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贍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繼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表明杜寶吳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聽勅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物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

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細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工於草隸爲時所重

幼屬文

東觀漢記日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因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魏志日陳思王植年十歲善屬文太祖日汝倩人耶植跪對日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賦之植援筆立就亦出思疾門又日文帝八歲屬文

魏氏春秋日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彈琴長嘯以此終日

又日庾闡字仲初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日禿髮儁檀子歸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卽成影不移漏儁檀覽而異之擬之曹子

建亦出思疾門

後魏書日胡叟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時知京兆韋祖思少閑典墳多蔑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日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日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贖人皆奇其才思其筆世猶傳誦之

以爲笑狎

齊書曰張率字士簡性寬雅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向之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南史曰劉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

又曰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日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

後周書曰李旭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荆置明

堂旭年十歲數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

三國典略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與大臨同年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

梁書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闌團扇

又曰太祖文帝諱綱字世讚六歲能屬文高祖驚其早就不之信也及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也

又曰丘遲字子希年八歲便屬文父靈鞠有才名常謂氣骨似我徵士何點見而異之

又曰庾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

又曰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文則傷俗其能含清濁守今古見之何生矣沉約亦愛其文

又曰陸從典字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妍麗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

隋書曰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數而理暢

又曰于宜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王

命之賦詩宜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文選人名錄曰曹植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賦數萬言能屬文

又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當時

幼童傳曰謝瞻字宜遠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

又曰孫子潛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

金樓子自敘曰余六歲解爲詩奉勅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周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
文部十九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也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君過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傳上

金澤文庫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也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君過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

秋晉之乘楚之檣杪

左傳昭十五年曰苟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譚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又宣二年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屈惜也越墳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傳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昭十二年傳曰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遷為太史令掌紬

史記紬綴集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又曰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

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
傳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

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有玉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

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

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

宮之家故不錄也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

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

事

晉書曰王沈仕魏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與荀顛阮籍

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又曰華嶠常沈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

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

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尅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

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又曰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

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

罷張華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重如此

宋書曰王韶之琅琊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

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

論可觀爲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

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

又曰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

六平御覽 卷之六十三
例唯志所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吾雜傳論
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
實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當共比班氏所
作俱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
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
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書曰吳均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
不許遂私撰奏之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書不實錄
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
對勅付省焚之坐免職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
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
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

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
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
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後魏書曰毛循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
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論說言次遂及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
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循之曰昔在
蜀中間長老言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
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夫亮之相劉備
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
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
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閒此策之下者可與趙
它為偶而以爲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書監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以收敘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曰周蕭大園爲滕王道友道問於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躬鑿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隱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

又曰齊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羣臣各言其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齊主乃令收專在史閣不知郡事謂收曰當直筆我終不學魏太武誅史官於是廣徵百官專摠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秩一百三十卷

尚書陸操謂楊愔曰魏收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曰此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過爲繁碎時論收爲尔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賂黃金故也邢劭父兄書事皆優劭唯笑曰列女傳悉是中官袒母尚書左丞盧斐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書舍人盧潛等言曰魏收誣罔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曰東觀筆殊不直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齊主大怒乃親自詰問斐曰臣父位至儀同收附於族祖中書郎玄傳之下收之外親博陵崔綽位止功曹乃爲傳首齊主問收曰崔綽有何事迹卿爲之立傳收曰雖無爵位而道義可嘉魏司空高允曾爲其贊稱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齊主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贊理合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不能對以其才名不欲加

罪高德正其家傳其美乃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臨漳獄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髣髴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護雖夙涉朝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父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隙若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謂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號爲穢史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在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又曰許敬宗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同爲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敘門閭妄加功績又蠻酋龐孝泰率鄉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怯懦先擊破之劫宗納其家寶貨妄稱其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如此

又曰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皆書何等事大底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鑑誠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帝曰然

又曰貞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

爲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懷極可嘉尚又詔司空房玄齡等修晉書以臧榮緒書爲本採摭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舉爲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皆稱制焉房玄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顯慶中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太宗實錄所紀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亂錯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

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
我若見之必須行法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
傳中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
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
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歛
轡卽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後伺看早放
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曰先聖仁恩
觸類皆是臣弟傑往年宿衛之日被羌畧舉供奉見有三
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
史我不爲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
於是處俊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傳下

唐書曰于休烈脩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
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
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貞元十二年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於延英上
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
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卽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
徽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
注記但出於已行制勅內探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
壽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
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爲時

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
誠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
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
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跡非大
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
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
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
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
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事功
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
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

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
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
宰臣脩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
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記事今起
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璿監脩國史盧造膝之言或不
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間或脩或不脩者何
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摠爲機密固不可書
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
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
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璿脩之於長壽及璿罷
而事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
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於爲理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
竦慕不能釋卷嘗謂宰臣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
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脩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
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
史官載筆於階祀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
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姦蔽遂奏史官與庶僚俱退然
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啓決不復知矣左右史
唯寫詔誥除授以脩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壽以爲史官
踈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
今已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事
亦尋廢

又路隋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

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脩及脩憲宗實
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
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
誠所存事有常書理宜歸實正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
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
蓋出傳聞審知差舛更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
前後至于數日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輕重撰
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閣僧孺相與
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
遣參撰或致私嫌縱臣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
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條示舊記最錯悞
者宣付史官委之脩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
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且令史官詳正刊

去其他不要更脩

又日文宗嘗問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爲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鄭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

事詳於史氏

又日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昞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昞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昞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昞曰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昞乃進所紀上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昞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語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恥異日

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又嘗於紫宸殿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王鑒戒陛下但爲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爲太宗文皇陛下許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觀之謩曰是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書曰賈緯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衰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相桑維翰執政嘗薄緯之爲人不堪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

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乃改爲白金數千錠

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陶唐以來至麟德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一代之偉才又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佚後世作景帝本紀極

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
 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
 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永平初史官請罷其子孫班固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
 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
 也本固其罪重於其父其父其罪重於其祖
 又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
 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史記一百三十卷
 晉書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
 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
 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勵惡足以鑒
 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
 毀貶朝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劄固又因循難

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
 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藻辭華靡敘實錄則隱核
 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愍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
 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脩春
 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然叡旨幽祕經文
 婉約丘明同耻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
 也轉授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刊翻記籍之冠冕也及
 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
 序故卽簡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
 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績比堯稱典
 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
 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摠侯伯

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
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
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史遷之
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當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
至於宗經規聖之典端緒豐瞻之功遺親攘善之罪徵賄
鬻筆之慤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表張
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
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秋魏略之
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闕寡要惟陳壽三志
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
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
審正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案春秋經傳舉例發目
史漢以下莫有准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

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放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
氏之規焉

又曰傳記爲式編年經事文非記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周
曲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摠合之爲難也或有同歸
一事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漏於不周此又
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擿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
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
詞苟悅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
莫顧理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於是弃同
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博此訛濫之本源而述
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詞而世
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屯敗之士雖令德而噉
理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論可爲歎息者也

故述遠則誣矯如彼略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懿七
 心乎
 談數日後魏太保清河崔光樂陵太守曠之孫長廣太守
 靈延之子光博學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
 除著作郎撰國史遷黃門侍郎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
 才渾渾如黃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為史改渾渾為
 浩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於色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之
 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稱之光脩國史弟
 勣及子鴻復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為榮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筆

墨

硯

紙

筆

說文曰楚謂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而書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
 以鹿毛為柱羊毛為皮所謂鹿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
 筆也

又問曰筆有形管何也荅曰形赤漆耳使史官載筆故是
 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毛詩柏舟靜女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授之環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彤管有煒悅懌女美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也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籥筆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人事筆硯乎

吳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落筆於地

齊書曰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梁書曰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迺進

又曰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頗戲謂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又曰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府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智永常居樓上學

業成方下其棄筆頭至盈瓮

唐書曰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

又曰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邈店其地有上邈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毛皆秋兔之毫官

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揚子法言曰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用筆言不出舌耶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之

論衡曰知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神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相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錢如無錢亦與筆

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有人與大筆其管如椽既覺說人云當有大手筆事不日烈宗晏駕哀策諡議並王所作也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飭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

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
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
愛玩詎以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

又曰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
便重則躓矣

筆墨法曰作筆當以鐵梳梳兔毫毛及羊青毛去其穢毛
使不駮茹羊青爲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副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在薦下曰

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者皆無恙
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

玻璃筆

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
富春勤等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兔毫無異

又曰嶺南無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者醉失之
大懼因剪鬚鬚爲筆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

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墨

釋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漢書王莽傳曰漢兵起莽以墨汚涓陵延陵周垣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卽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供紙
墨而已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韋仲將筆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煙擣訖以細絹蕪於缸中

蕤去草芥若細沙以細綰蕤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蕤慮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江南樊鷄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鷄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蕤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濕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渾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蔡質漢書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宮物有墨五丸
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惡之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入材裏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刊

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舒紙於前嚼墨一噴皆成字黃紙各有意義

趙壹非草書曰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爲務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屈指畫地爪折觸出亦効頻之增醜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煙
盛弘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
尋陽記曰廬山有石墨可書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李九研墨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相附筆疏以申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郎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任
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
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硯

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晉書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引帝入醯謂帝曰卿爲豫章王
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
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

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
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
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
唐書曰柳公權常寶惜筆硯圖畫自扇鏹之常評硯以青
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太公金匱曰研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
子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曰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凍
拾遺記曰張華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賜青鐵硯鐵是于闐
國所獻鑄以爲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鈍銀參
帶圓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執硯啼哭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令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世語曰曹爽與明帝少同硯書

晉傅玄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眾材之攸宜節方員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郡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

劉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

紙

釋名曰緘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董巴記曰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用故魚網作紙名網紙也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曰紙今帛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縮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系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

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殊不得言古紙為今紙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書曰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
之暹唯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一九萬枚悉
與之相帝云逸少不節
拾遺記曰張華獻博物志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
人言陟狸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衰側
因以爲名
世說曰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宣讀書亦讀書范宣抄
紙亦抄紙
相支僞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
以黃紙代之

又曰玄令平準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摠精令速作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鷄口中
范甯教曰上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盛弘之荊州記曰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中具存白
其傍有池卽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
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異苑曰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忽
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繼之廣長
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
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
處
傅咸紙賦曰旣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

范曄後漢書曰大夫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多權謀乃表爲將軍禹軍到桐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桐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其必敗乎

魏略曰宣王討王陵陵面縛迎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耶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

灑鄉記曰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編楊柳簡以爲經本晨夜誦習

劉向別傳曰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之書中外傳示其能知張華以問東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驗校果然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閒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刑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表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高山一通黃樞簡漆之書封以青玉之函著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

策

廣雅曰策謂之簡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勅封侯曰策策贖也勅使整贖不犯法也

史記曰百名以上則書於策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後漢書曰何敞父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寃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車騎滿門覺而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霑雨止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賜君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吳曆曰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似銀長一尺三寸刻畫有年月字因改年為天策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太祖一奠地祇一奠高祖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於群玉之山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策之府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牘

說文曰牘謂書板也

釋名曰牘睦也身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

史記曰文帝遺單于尺一寸牘單于以尺二寸牘答

又曰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使從上方讀之止輒

記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

東觀漢記曰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詔檢覆覈百姓嗟怨諸

郡遣使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

陽南陽不可問上得之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陽不

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為准帝令虎賁詰問吏吏首服遣謁者栲實具知姦

狀

夢書曰牘札為薦舉夢得牘札欲薦舉也

韓詩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二牘

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

恒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二子書所在伯魯亡

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乃黜伯

魯而嘉無恤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周舍立於門下三十三夜簡子

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諤諤之臣秉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

過而書之

札

劉熙釋名曰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晉令曰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

者載名

漢書曰司馬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奏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費

君卿之唇舌

後漢書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萬之眾而無稱號欲立帝
 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
 為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
 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
 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
 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
 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時有神雀入宮章帝勅蘭臺給筆
 札使逵作神雀頌

晉陽秋曰張華有文雅之才晉儀禮釐革制度勅有司給
 筆札多有損益

又曰梁國張暉字義元為郡吏入值太守圍碁投札於地
 暉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碁令坐○漢武故事
 曰上崩後有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

匠丞文曰汝績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為金稱
 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為妖妄欲殺之使人收之慈故
 欲見而不去欲拷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
 為真以白武帝帝使人盡將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為札而
 一慈徑出走赴群羊詩云有客從南來貽我一書札上敘
 長相思下言以離別

牒

說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龍曰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為牒議事未定
 故短牒諮謀牒之九密謂之籤

左傳昭六年曰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王為客二王後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

何役不會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右師樂大心也

漢書曰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野人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

板

釋名曰板版也版平廣也

版半旱切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珽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蜀志曰譙周勸劉禪降後元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還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馬昭果崩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荆筆楊板行詔書官中大司馬作幾驢既而楊駿荆王

反

幽明錄曰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閒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亦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鵲衣小吏甚多王尋疾薨

桂陽先賢畫贊曰胡滕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摠猥滕表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幸便為京師臣請荆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帝奇其才悉許大將軍西曹掾亡司馬召滕因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經曰板有芒角形勢上狹下廣右薄左厚光采流澤文色調達木理通直皆為吉反是皆凶板細理輕蹙其人性窄簡達周正其人寬博板有橫節為病在面內喪在背

外喪板有蠲穿反節對過其人凶板中字皆令筆迹調利
有形勢字欲當右行空中不用對對則多牽制又上官多
憎之官字欲令故官字小新官字大有波勢墨色分明板
形平通無絕傷刀跡是元吉官字無形勢點染不分明皆
免官或不到官官字小官字墨散入材理中必入獄死板
色欲類其姓角家板色青爲吉赤不宜于白不利官屬墨
不利父母黃不利妻財凡齋板來者其人姓名善爲吉祥
不善則否也相板時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後則失財
板前低而落北則左遷板有病累皆可治政治之用庚申
寅日庚更也申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刺

釋名曰畫姓字於奏上日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
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長書中央一行

而下也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感激著書名曰潜夫論故渡
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或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
者亦去官歸畫刺謁規臥不迎使人呼入既坐問啖鴈
美乎又以其刺刮髀有頃聞王節信在外規乃驚起衣不
及帶倒履而出援其手而還與同席坐大設賓日暮別去
人或歎日何有二千石之賤不如諸生之貴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黃門侍郎荀侯奏曰今吏初除有二通爵里
刺條疏行狀

夏侯榮傳曰榮字幼權淵第五子也幼聰明經目輒識文
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
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奇之
長沙耆舊傳曰夏侯叔仁氏族單微丁母憂居喪過禮同

郡徐元休弱冠知名聞而弔焉旬日之中積刺盈案
吳錄曰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皆負太守一刺寧
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賃運以刺詣
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
善屬文嘗詣大儒馬融辭不見彪覆刺其書曰伏聞高問
爲日久矣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以啓其蔽不圖辭之
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
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
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祢衡別傳曰衡初遊許下乃懷一刺既到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

幽明錄曰一士人姓王坐齋中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
寄甄仲旣去疑非人尋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
於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

函

吳志曰張溫字惠恕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贖函書一封
晉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函曰至白帝
乃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壽於中水出廣漢使羸
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傅子曰太祖徵劉曄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
問曄乃一夜數十至

表

說文曰表書衣也
晉中經簿曰盛書有縑表青縑表布表縮表

後漢書曰楊春卿臨終命戒子統曰吾締裘中說文曰締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尔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為周脩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王棠妻文拯其前妻子博學好寫書拯嘗為手自作裘常過其意

宋謝靈運書袂銘曰懷幽卷隤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唯勤翫無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免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細囊用聊因班女織

槩

說文曰槩牘牒也

釋名曰槩板長三尺者也槩漸也言漸漸然長也

論衡曰斷木為槩

揚雄答劉歆書曰以鈇撞松槩二十七年矣

西京雜記曰揚子雲好事嘗懷鈇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四方之語

樞

後漢杜篤書樞賦曰惟書樞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邪而返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封泥書

春秋說曰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又曰黃龍五采負圖黃玉匣黃金繩縷黃芝泥封

王子年拾遺記曰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

湯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爲器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如銀名曰銀燭嘗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常漢世上將出征多以泥爲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續漢書日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東觀漢記曰鄧訓嘗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後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志訓嘗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襜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西京雜記曰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綈其上

水滴器

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冢甚瑰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螭螭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成水滴硯傳玄水龜銘曰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永出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羣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論語子夏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為政曰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學部一

敘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為政曰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

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

喻也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衰曰郟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

彌悖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

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乎

家語日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馬

不釋策御狂馬者不操弓不反棨弓不反棨然後可持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

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

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効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

源象流也言益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誰

知其非從
已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
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輩若輩直為襲學
相因襲之也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
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
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
之是學益明也奉祿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
之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揉使之然也
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不聞
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

臧之學吾嘗跋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招臂
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遠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
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撮繫
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
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
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

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其前行之惡況全德之人乎

韓子曰加脂粉則嫫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又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

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楠豫樟學積亦有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

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所禹學於西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

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跖雞睡也喻學者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不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道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

戎人楚言也

又曰善學

蘇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為文學何以知世之

資

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

至軟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夫溜非石之鑽蝸非

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

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

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

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夜行公

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乎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

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捐吾詩以學

詩於子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汝居參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咤之聲未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挖以玄錫摩以砥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

又曰夫心闢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鍛揚埃穢啓導聰明飾滌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深不羶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萍不治則純鈎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登闈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飭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而魯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之爲臺榭者未知班輸之結構也天倫爽朗而不可謂之爲君子者未識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

飲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俶蟲何以異乎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蠶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

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人目也深
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
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
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
假之則爲已知也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貢設
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
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祿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論曰學者疎神達思治情理性也初學則如夜
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矯首而徇飛不
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鱗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爲國者不患學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子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
梁柳等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
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
牲之養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今爾年近乎二十
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小慰我心脩身篤學爾自
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書史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
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
敘經志業明道雍泮作爲禮樂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
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
平焉故日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昧利有攸適猶金之消
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
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玆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庇也虞傅厲學篇曰學之深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途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凡所博覽儒者不勝魯肅見呂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

可及

世說曰褚裒字季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聰博瞻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